

性理大方書卷之二十八

鬼神

總論

程子曰聚爲精氣散爲遊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終始不越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鬼是往而不反之義○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神則一而已○或問鬼神之有無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爲鬼神所謂吉凶

害福誅殛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監申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朱子曰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皆是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魄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爲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問鬼

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
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
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
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
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問鬼神
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問
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爲神夜爲鬼
生爲神死爲鬼豈不是界分○問先生前說日爲
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
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兩風
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
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觸于胷此則所謂不
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
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理也世
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
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世
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
且莫要理會○問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
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

人迹此是如何或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
須是親見某平昔見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
是都不曾自見曰只是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張
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
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
往占之豈不爲祟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
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曰聖人便只
是如此說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
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

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
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
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
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跡而語其德則
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
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
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講張爲幻莫
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懼胥靡而從之聖
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徃徃習熟
崇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

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
察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爲交
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僞
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匪私利之
流亂德害教孰此爲甚故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
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
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
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
則不爲衆說所怵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所
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
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
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辨之不明守之不固眩
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
差則爲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爲異說所溺矣
北溪陳氏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
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
行著見於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
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主屈伸往
來者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
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

而來者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爲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陰爲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天地間無物不是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大抵神之爲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爲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日言之則早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以月言之則月初三生來屬神到十五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爲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爲陰屬鬼古人論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問先儒謂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潛室陳氏曰鬼神只陰陽屈伸之氣所以爲寒爲暑爲晝爲夜爲榮爲枯有迹可見此處便是鬼神蓋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

天地造化萬物露生于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也是孰爲之耶鬼神也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者非粗迹之迹于今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孕秀有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見于人間是孰爲之耶即造化之迹鬼神也

西山真氏曰鬼神之理雖芸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

以其造化神妙不測也

地之神曰示

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祗

字

人之神曰鬼

鬼謂氣之已屈者也

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

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屬

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

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卽所謂鬼神

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又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卽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卽天地之氣也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壅底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怵於奇袤或又諉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濫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嘘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離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掩者其義蓋若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所信
者用

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卽有無卽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旣觸則須是身其質旣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邪非邪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曰目亦有不足信者邪此言極善○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旣有卽有無卽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入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而已○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歸于天消散之意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
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
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
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
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
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
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
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

聖人
不信
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
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
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
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愆反享原福不可勝數又
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
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
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
况揚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
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
未嘗有言親見者

朱子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問生死鬼神之理一云問鬼神生死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凝則為人散則為鬼又問精氣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人得之以有生氣

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一云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為也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一云醫家所謂陰陽不升降是也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疑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

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羆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旣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伯有爲厲之事自是一理謂非生死之

常理人死則氣散理之常也他却用物宏取精多
族大而強死故其氣未散耳○問來而伸者爲神
往而屈者爲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嘘吸皆然不獨
死者爲鬼生者爲神故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
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
死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楚詞云去
終古之所之兮今道遙而來東羌問既屈之中恐
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
之氣又能伸也○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
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

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
是皆有感格之理問遊魂爲變聖愚皆一否曰然
又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
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
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
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
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
不散僧道務養精神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
而爲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爲靈
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熏蒸滿

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麼樣氣魄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无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卽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旣死而散也○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曰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鰓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爲主已死之

後則鬼爲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
則來者爲神去者爲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爲神而
精爲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問魂魄曰氣
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
實分數少底○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
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
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
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
草木之生自有箇神他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
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問主魄死魄曰
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
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
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覺得重聽多忘是魄
先衰○先儒言口鼻之嗑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
魄也只說得大槩都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
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
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
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又曰
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
魄相離了○陰陽之始交夫一生水物生始化曰

魄既生魄煖者爲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爲
主爲幹又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左傳說魄先魂
而有看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先有此體
象方有陽氣來附也○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
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
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
則不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
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自
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問氣之出
入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魄
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嗟吸
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
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
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問先生嘗
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耶曰將魂
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
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
也耳則如何曰竅卽體也聰卽魄也又問月魄之
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
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卽其全體而光處乃其

常非其生

生

魂之發也○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問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強所以記得多○問魂氣升于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于天上否曰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蓋緣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人之將死便氣散卽是這裏無箇主子一散便死大率人之氣常上且如說話氣都出上去○魂散則魄便自沉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問或云氣散而非無某竊謂人豈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及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又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是不可謂之無○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問遊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尪

長弘
化碧

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
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
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橫
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
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
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
意思○長弘死三年而化為碧此所謂魄也如虎
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問鬼神魄
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
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某竊謂以其屈伸往
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
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
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
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
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
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之
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某竊謂如中庸
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為陰伸者為
陽往者為陰來者為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

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爲言也曰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爲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爲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謂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爲別矣○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者往也伸者來也屈伸往來之謂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此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此章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且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箇意思蓋盈者逆理者也自當得害謙者順理者也自應獲福自是道理合如此安有所謂鬼神降之哉嘗讀禮記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旣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旣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

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六
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
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
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
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之
言是也○橫渠所謂物怪神姦不必辨且只守之
不失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
勿失者以此爲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
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
爲主者也伯有爲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
世之妖妄者也

南軒張氏曰向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
數萬計起視之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
舊戰場也遇天氣陰晦則有此夫氣不散則因陰
陽蒸薄而有聲氣自爲聲於人何預又曰鬼神之
說須自窮究竟真是無疑方得不然他人說得分明
亦不濟事

勉齋黃氏曰夫人之生惟精與氣爲毛骨肉血者精
也爲呼吸冷熱者氣也然人爲萬物之靈非木石
故其精其氣莫不各有神焉精之神謂之魄氣之

神謂之魂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爲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爲之也合魂與魄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惟其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動則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胥此焉出也人須如此分作四節看方體認得著實或問朱文公但將理與氣對看今先生分作四節何也曰理與氣對是自天地生物而言今之說是自人稟受而言若但言氣大易何以謂精氣爲神但言理橫渠何以謂合性與知覺爲心耶此意玩味當自知之若以語人徒起紛紛也○因論虛靈知覺曰人只有箇魂與魄人記事自然記得底是魄如會恁地搜索思量底這是魂魄日長一日魄是稟得來合下恁地如月之光彩是魂無光處是魄魄亦有光但是藏在裏面又曰氣之呼吸爲魂耳目之精明爲魄耳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得事何嘗是去聽他乃是他自入耳裏面來因透諸心便記得此是魄魄主受納魂主經營故魄屬陰魂屬陽陰凝靜陽發散○易云精氣爲物精是精血氣是煖氣有這兩件方始成得箇好物出來如人在胞胎中卽是這兩箇物

遺聖

骨肉肌體是精血一路做出會呼吸活動是煖氣一路做出然而精血煖氣則自有箇虛靈知覺在裏面精血之虛靈知覺便是魄煖氣之虛靈知覺便是魂這虛靈知覺又不是一箇虛浮底物裏面却又具許多道理故木神曰仁是虛靈知覺人受木之氣其虛靈知覺則具仁之理木便是氣血神便卽是魂魄仁便是箇道理如此看方是

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陰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斯言亦真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入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旣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旣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爲魂陰爲魄魂者陽之靈

子產
得聖
賢之
遺旨

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魂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爲神魄之降者爲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易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爲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

西山真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卽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卽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入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

卽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旣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旣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燭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旣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敬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論祭祀祖考神祇

程子曰致敬乎鬼神者理也摠鬼神而求焉斯不矣○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旣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旣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旣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爲有感必通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

至誠
有感
必通

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云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盡討看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齊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盖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

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纔感必應○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爲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祗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爲鬼矣又問旣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
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
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
相關處○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
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
神一般而先生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
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
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是合有
的當有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虛了合當道
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
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上
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
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
散矣○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而有神
之說與後神字有些不同只是他大綱說得極好
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
祭如祖宗父母這須著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
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
可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
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

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爲神歸而爲鬼底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爲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爲仁否曰然問禮謂致生爲不知此謂致生爲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齋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謝又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嚮他便無了又問齊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不知天地山川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般否曰是如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是他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爲尸○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某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

具以爲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鬼升
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
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
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
此其苗脉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齊七日
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
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
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
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
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
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於
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
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鬼神
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只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
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
也○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
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
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
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
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

天地間公共之氣

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

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為主而亦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又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適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

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

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宗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漾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台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又問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

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
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且根
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
氣否曰此氣只是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
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
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
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
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
用祭甚爽鳩氏季前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
主比國來禮合祭也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
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
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
蓋衛徙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
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
爲鯨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
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
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一作氣要之
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
難以言曉也○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

盡誠以聚之方能凝聚若相奪予饗事如伊川所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這夢也不可知○問人祭祖先是以已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爲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因國之主與自家不相關然而也呼喚得他聚蓋爲天地之氣便是他氣底毋就這母上聚他故亦亦以感通曰此謂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感通問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他若理相關則方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國也感他不得蓋爲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土地他無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氲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爲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鬼神以主宰言然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祖考是你所承流之氣

故可以感○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卽是此心之理○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旣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炳蕭祭腊所以報氣灌用鬱鬱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問祖考精神旣散必須三日齊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其聚到得禱祠旣畢誠敬旣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齊戒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旁親及子亦

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有釁龜用牲血便是。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筮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釁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

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

勉齋黃氏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

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祀以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故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膾馨音馨蕭音蕭合音合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鬱音鬱鬯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音鬱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音合蕭音蕭凡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腍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義大槩亦不過如此○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脉絡相關繫尤親切謝上蔡曰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已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著實處却都鹵莽只管外面祀他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已何相干涉假如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

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氣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苟無實理雖有實心亦不歆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決不吾享大槩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鶴山魏氏曰或曰盈宇宙之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化而無有矣而理惡乎寓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庶幾享之其昭明焄蒿悽愴洋洋乎承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攸寓而實理之不可揜也

論祭祀神祇

程子曰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

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只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邪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

張子曰

所謂山川門雷之神與郊社

一作

天地陰陽

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爲變魂果何物其將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或問鬼神事伊川以爲造化之迹但如敬與遠字却似有跡不知遠箇甚底和靖尹氏正色曰非其鬼而祭之誚也又如今人將鬼神來邀福便是不敬不遠又曰鬼神事無他却只是箇誠呂堅中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曰然

朱子曰地祇者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義○地之神只是萬物發生山川出雲之類○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雷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持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天神地示之義曰注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無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

一事之中
有陰陽

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鳥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鳥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一云老子云以道治世則其鬼不神此有理行正當事人自不作怪棄常則妖典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

川只是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二氣來聚這尸上不是徒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心之誠敬誠敬既盡則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繫於一身極盡其誠敬則天地之氣關繫有感應處諸侯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應皆是各隨其分限小大如此○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為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論生死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卽生是也更無別理○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合而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然而精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原始則

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死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五峰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爲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爲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問死生一理也死而爲鬼猶生而爲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問人死時只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

曾齋許氏曰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要尋箇不死寧有是理